

(上接 A09版)

医生查房时,老人坚决不说此前吃了变质食物,导致各种检查后医生都无法对症下药。一筹莫展时,医生向一旁的徐长美递了个疑问的眼神,徐长美说了实话,医生对症下药后马上起了效果。可没曾想老人为此生气不跟徐长美说话,甚至还打电话跟儿子告状。

徐长美打开水回来,在门口正听到老人埋怨她这也不好那也不是,话语尖刻刺耳。徐长美折回开水间伤心了半天,护士看到她红肿的眼睛,询问这是咋了,她只说是眼睛不舒服。

“每接一个病号我都全心全意去待他,如果对方感受不到这种温暖的话,我会躲在角落里流泪,不能让你看见我的脆弱。”徐长美心里自有一杆衡量人心的秤。

结果,为了一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,她的情绪失控了——

第二天就要手术,小姑娘的家属都没来;手术当天,小姑娘告诉徐长美:“姨,一会儿我手术,我爸妈上班不能来了,昨天字都签好了,麻烦你在手术室外面等我啊!”

徐长美安慰她:“没事,我照顾你。”

小姑娘使劲咬着嘴唇,眼神满是落寞孤寂,徐长美又说:“你做的是眼睛手术,一定不能流泪。说不定做完手术还成双眼皮了,更漂亮了。”

小姑娘出神地点点头,把手机和钱包都交给徐长美保管。从病房到手术室,徐长美一路紧握着小姑娘的手,不停重复着:“加油,你是最棒的。”

在手术室门关闭的瞬间,小姑娘努力探起身,可怜巴巴地回望了徐长美一眼。只一瞬间的对视,徐长美的眼泪就像决堤的洪水夺眶而出……小姑娘康复出院那天,徐长美到医院门口送行,见她没几个钱只能坐公交车回家,执意掏出自己一天的30元伙食费,给她打了一辆出租车。

人心都是肉长的,善良的徐长美大多数时候还是受到了尊重与善待。不久前,有病人回医院复查,给她送来了亲手包的包子,光是馅的种类就精心准备了三四种。

拉家常,唏嘘读书少

“我就喜欢病号出院的时候,她抱抱我,我抱抱她,特别幸福。”迎来送往不知多少病人,徐长美就像站在十字路口的路人,绿灯一亮,各种人蜂拥而来,宛如被打翻的颜料罐,在这万家灯火的都市里,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本百味杂陈的书。当然,也包括徐长美自己。

每个自己陪护的病人康复出院,徐长美都会送到医院门口,回病房路上,她会忍不住一蹦一跳的,“就像上学的时候得了一张奖状,还像小时候上山去挖野菜,一回家父母说:哎呀,真好,挖了这么多啊。”

一晃8年,徐长美照顾过多少位病人,自己也数不清了,她只记得年龄最大的病号是位103岁的老太太,最小的病号是个11岁的小男孩。

“那个百岁老人可硬实了,每天笑呵呵的,好像不知道什么叫烦恼,睡觉还打呼噜。”老人给徐长美唱语录歌,徐长美则给她表演鸭子走路,探出脖子一伸一缩,逗得老人哈哈大笑。

照顾骨折的小男孩时,因疫情防控严格,他的父母没法进病房,徐长美鼓励他:“别怕,做完手术你还会长个呢。”

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,丈夫去世多年,她一个人抚养大生病的女儿,本就是苦命人,又不幸遭遇车祸,受伤严重,脊柱需要动3个大手术,然而,她竟然是抗麻药体质。手术后送回病房,嘴唇都咬出血来了,她却依旧平静地对徐长美说:“小徐,你看,前前后后进去的医生说的什么话,怎么动的手术我都知道,我说给你听听……”听着老人的经历,徐长美不忍心了,“大姨你休息休息吧,少说话。”

那天,徐长美一整天都不想说话,心里像堵了一块大石头。

其实,徐长美有一肚子话想找个贴

心人说说,偶尔也会和投缘的病人拉起自己的家常:自己是家中的老小,上面有两个哥哥。从小家里生活不错,母亲在村里开了个超市,每天早上还会烙大饼、炸油条售卖。父亲开了个酒厂。读到高二,徐长美就不上学了,到父亲酒厂做了会计。

家里最感荣耀的是二哥二嫂,他们曾经是村里仅有的俩大学生,后来出国留学,定居在加拿大。大哥做生意,二哥经常出钱帮他,给他投资盖了40间厂房,设备全上好了,结果生意不顺,赔了个精光。后来大哥的儿媳生了双胞胎,其中一个是大脑瘫,在保温箱里抢救的费用都是二哥出的。

每次二哥打来越洋电话,问徐长美过得怎么样,徐长美都会回答“挺好的”。虽然曾经背着30万外债,但她没有开口向二哥要过一分钱,“二哥这些年帮大哥已经花了不少钱了,不想开这个口。”

“小时候父亲总说,一个妈生的,你俩怎么就不像你二哥呢?那会儿,我和大哥一有时间就出去玩,二哥在家里也不出门,老是看书、看书。如果当初我也好好上学,起码有个班上,不用像现在这么操持。”谈起过往,徐长美也是唏嘘不已。

失眠夜,无尽儿女情

看着万家灯火,徐长美想的是女儿、丈夫和年迈的父母。她扳着手指头盘算:自己今年50岁,再干个五六年就回家,到时候给自己买条项链、戒指犒劳一下,“项链不用贵,几百块钱的就行。”看别人戴着亮闪闪的首饰,她已经羡慕了很久。

年轻时的徐长美喜欢唱歌、跳舞、背诵唐诗。最喜欢李白的《静夜思》,找个没人的地方,举起右手比画着,大步慢走几步,感觉自己像个演员。做了护工后,徐长美收起了自娱自乐的性格,“病人躺在那心情不好,你不能在一旁唱歌、听歌、打电话的。”

常年作息不规律,失眠趁机缠上了徐长美。睡不着的时候,她就躺在陪护床上望向窗外,看街灯明暗闪烁,看远处的居民楼一户户熄灯入寝……

家里80多岁的老母亲前不久骨折住院,这么大的事,最近出院后家里才告诉自己;大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外省医院做护士,今年刚生了孩子,也不知道小外甥现在吃饭睡觉咋样;小女儿正在临沂大学读大二,现在吃住都习惯了吧……去年寒假,想念妈妈的小女儿执意要来青岛,徐长美为此找了处短租房,娘俩住了一个月,直到开学。

亲人的模样在徐长美眼前像走马灯一样,很快就转到了丈夫身上。

丈夫在外地干工程,去年在浙江,今年在安徽,各地转战,前些年只有春节能回家团聚几天。这因为疫情,两口子已经3年多没见面了。

刚来青岛那会儿,丈夫还在家操持,经常问她:“什么时候回家?想你了。”徐长美回日照,每次必到车站接送。丈夫去外地打工后,每天晚上10点才下班,常常累得回到宿舍倒头就睡。徐长美每天照顾病人,琐事很多,也没有时间打电话、发短信。两人的交流慢慢减少,微信里偶尔沟通的都是女儿们的工作和生活、父母的身体。

当分离成为生活的常态,丈夫的那句“想你了”已经很久没听到了,它淹没在时间和空间的鸿沟里,慢慢埋进心里,再不曾习惯说出口。

这些年和丈夫一起拼力打工,徐长美每月能挣六七千块钱,两口子不但还清了家里外债,还在老家买了套80多平方米的小房。徐长美经常如此憧憬着自己60岁以后的生活:“冬天住在县城,有暖气;夏天再回农村,有院子,可以养鸡养鹅,种花种草,一家人团团圆圆。”

“漂”在病房的日子,徐长美经常在心里默默哼唱一首歌,歌名叫《想你的时候问月亮》,歌词她很喜欢:“亲爱的你不知现在怎样,夜深人静时是否把我,月亮恰似你那甜美脸庞,想你的时候只能问月亮,想你的夜晚总是很漫长……”



病人家属看到徐长美的一日三餐经常是馒头咸菜,就给她买了一份盒饭,让她很是开心。(受访者供图)



徐长美用真情对待每一个病号,开导病号安心休养,还会和对方拉家常。



徐长美展示她的手机屏保,那是她和两个女儿曾经一起出游时的合影。